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 卢贡家族的家运

(全译本)

[法] 爱米尔·左拉 著 林如稷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 卢贡家族的家运

(全译本)

[法] 爱米尔·左拉 著 林如稷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卢贡家族的家运 / (法) 爱米尔·左拉著; 林如稷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4

(新经典译文)

ISBN 978-7-5411-5021-0

I. ①卢… II. ①爱…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6107号

LU GONG JIA ZU DE JIA YUN

卢贡家族的家运

[法] 爱米尔·左拉 著  
林如稷 译

特邀编辑 林文询 林文光  
责任编辑 苟婉莹 卢亚兵  
封面设计 叶 茂  
封面绘图 [法] 让-巴蒂斯特·克罗多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http://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18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21-0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 卢贡家族的家运

《卢贡家族的家运》是法国作家、自然主义文学奠基人左拉创作的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的连续性系列巨著《卢贡·马加尔家传》的第一部。译者为作家、翻译家、教授林如稷（1902-1976）。林如稷是中国新文学早期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主要成员，1925年至1930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中法大学、成都光华大学、四川大学。1935年受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委托翻译《左拉集》。1936年12月，《左拉集I》《卢贡家族的家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用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本重印。我社这次出版的《卢贡家族的家运》是以1936年商务印书馆为底本，并根据译者在商务印书馆1936年本上所作的部分修改重新修订整理排印的。

## 译者序言

爱米尔·左拉的著作，是应该有系统地整个介绍的，然而因为种种实际的问题，现在采取的还只是选译的办法。在左拉一生六十余卷作品里面，除去前期不大成熟的几部短篇和长篇小说，以及戏剧、批评、书信与艺术和时事问题的杂文而外，当然最重要的便是二十卷的《卢贡·马加爾家传》《三大名城》及《四福音书》（《四福音书》末一卷并未完成，而作家便意外死去了）。《卢贡·马加爾家传》是左拉从一八六八年就开始写起，一直到一八九三年才告完结，总共费去他二十五年的精力，是在世界文坛上早有定评的一部伟大而且最能代表这位自然主义大师艺术的杰作。所以现在选译的范围也就限制在这二十卷上面。好在这一部卷帙浩大的巨作，虽然各卷之间彼此有一定的连带关系——左拉是用家族遗传的线索把全书贯串着的——但每卷却也可以各自独立，各有首尾，各成一部完整的著作。关于这一点左拉在他给出版家拉可阿的计划书上，有过详细的说明。

《卢贡·马加爾家传》的总题名是《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之自然史及社会史》。左拉是以卢贡·马加爾家族的发展，写出法国第二帝政时代的各种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关于一个家族的生理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近代社会多种问题的研究。全书的二十卷是：

（一）《卢贡家族的家运》（一八七一年，*La Fortune des Rougon*）

（二）《贪欲的角逐》（一八七一年，*La Curée*）

(三) 《巴黎之腹》(一八七三年, *Le ventre de Paris*)

(四) 《朴拉桑的征服》(一八七四年, *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五) 《莫瑞教士的过失》(一八七五年, *La Faute de l'abbé Mouret*)

(六) 《雨瑟·卢贡大人》(一八七六年,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七) 《酒店》(一八七七年, *L'Assommoir*)

(八) 《爱之一叶》(一八七八年, *Une Page d'Amour*)

(九) 《娜娜》(一八八〇年, *Nana*)

(十) 《家常琐事》(一八八二年, *Pot-Bouille*)

(十一) 《女福商店》(一八八三年, *Au Bonheur des Dames*)

(十二) 《生之欢乐》(一八八四年, *La Joie de Vivre*)

(十三) 《萌芽》(一八八五年, *Germinal*)

(十四) 《作品》(一八八六年, *L'CEuvre*)

(十五) 《土地》(一八八七年, *La Terre*)

(十六) 《梦》(一八八八年, *Le Eêve*)

(十七) 《人类的兽性》(一八九〇年, *La Bête humaine*)

(十八) 《金钱》(一八九一年, *L'Argent*)

(十九) 《溃败》(一八九二年, *La Débâcle*)

(二十) 《巴士加医师》(一八九三年, *Le Docteur Pascal*)

至于现在所拟选译的不过：(一)《卢贡家族的家运》；(二)《萌芽》；(三)《土地》；(四)《金钱》；(五)《溃败》；(六)《酒店》；(七)《爱之一世》；(八)《娜娜》；(九)《家常琐事》等九卷罢了。就是这九卷据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即无人事的变化，恐怕真能完全如所期的译完，也非十年左右不可的。这当然，对于能以二十五年的岁月去写一部《卢贡·马加尔家传》的左

拉及产生他的国度，我们不能不感到惭愧。

著作的法文原本，通常用的是法斯格尔书局出版的本子（Bibliothèque Charpentier, Eugène Fasquelle, Editeur），不过这个版本是常有错字的。在初译时虽然根据的是这个本子，后来却改用在一九二七年由莫理斯·来·卜龙所编的《左拉全集》本了。这种《全集》本系巴黎佛郎索阿·白鲁尔德印书局（Typographie Francois Bernouard）出版，在每本着作后面都有来·卜龙的附注、考证，并且收集了许多有关系的材料。

关于左拉的生活，为方便起见，暂时译了一篇左拉女儿作的《爱米尔·左拉略传》，《略传》对于左拉著作方面的评论虽然不多，但是关于他的生活方面却历历如在目前，即使叙述还不算十分详尽，已经很是亲切而且动人。

不过，为什么第一本选译这并非特别有名的《卢贡家族的家运》呢？这有几层理由的。左拉在《原序》上已经说过，这一卷是他的全书的“起源”——那一个复杂家族的“起源”——先译出这一卷来，读者不但可以得到这二十卷大作的轮廓，也足以明了这个卢贡·马加儿家族的来龙去脉。并且，谁都知道左拉的艺术特色在他所主倡的“自然主义”及“实验小说”。这本《卢贡家族的家运》虽然文字还嫌晦涩一点（不过极讲究文章的佛罗贝尔<sup>①</sup>却异常称赞这是一本有力之作！），但它却要算是实现左拉文艺理论很具体的一本——尤其是在解释他的所谓“遗传公律”方面。实在说，这一卷非但故事本身动人，而且又极完整，可以独立；在结构技巧上面更是谨严不苟。至于书中所描写的许多情节，未尝不可以移过来作我们社会写作的写照。此外，最可注意和最要紧的是：左拉这一卷的开始写作是在一八六八年，离“第二帝政”的倾覆还有两

---

① 佛罗贝尔：现通译为福娄拜。——编注



年。这位自然主义大师却在拿破仑三世失位以前二年便著作这样一部攻击“帝政”的小说——并且是指名的露骨攻击——又还在普法战争之先就在《世纪报》上开始发表，这正是后来掀动“德来非事件”风暴的左拉的一种特有的大无畏态度，当得起作家这个名字的文人应有的态度！左拉在以后为这本著作拟的广告上面曾经说他的《卢贡·马加儿家传》是一个勇敢的企图。这部二十卷的连续巨作，不仅在文艺上是一部可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肩的勇敢企图的作品，即在社会思想方面，也称得起一个勇敢的企图！

至于那幅《卢贡·马加儿家族的世系分支图表》在通常的法斯格书局本是印在全书最末一卷巴士加医师的卷首的（在《爱之一叶》上也曾有过图表的未定稿），但在佛郎索阿·白鲁尔德印书局的《左拉全集》，却由来·卜龙移在《卢贡家族的家运》的卷首。这很有道理；不过因为印刷及译文的关系，只好将原图影印在译本卷首，而图表的译文，却采用了英国巴德孙在编《左拉字典》（*A Zola Dictionary*, by J. G. Patterson）时所用的办法，另附略图单独译出印在卷末了。\*

左拉的文字，有些地方是很难译的，虽然费了一点心力，也常同友人商酌，不过恐怕不妥或错误之处仍是难免。于希望高明的指教之余，同时在这里向帮助过的友人深致谢意。

林如稷

二十五年<sup>①</sup>，一月十六日，北平

---

① 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编注

## CONTENTS

## 目录

|               |     |
|---------------|-----|
| 原 序.....      | 1   |
| 第一章.....      | 3   |
| 第二章.....      | 36  |
| 第三章.....      | 75  |
| 第四章.....      | 121 |
| 第五章.....      | 178 |
| 第六章.....      | 251 |
| 第七章.....      | 341 |
| 爱米尔·左拉略传..... | 367 |

# 原 序

(《卢贡·马加爾家傳》全書的總序)

我想解說一個家族——一小群人——如何在一個社會里面立身處世，這家族在發展之時，產生了十個，二十個分子，他們在頭一眼看來，好像是極不相似，但經過分析之後，卻指示出他們是彼此深切地關聯着的。遺傳有它的公律，正如同萬有引力有它的公律一樣。

我一方面解決氣質和環境的雙重問題，一方面努力尋求和追隨從一個人必然通到另一個人的嚴密線索。而在我獲得一切線索之際，當我把一個具社會性的整一群人掌握在手中的時候，我便要表現出這群人就如同在一個歷史時期中的演員似的在從事工作，我在他們的活動進行複雜情況中把這群人創造出來，他們中每一個分子的總的意志與全體的普遍趨向。

“盧貢·馬加爾家族”，這群人，即我所提出要研究的家庭，它的特徵正是過度的貪欲和在我們這個追求享受的時代中的平民階級的廣泛的興起。在生理方面，他們是在一個家庭之內因受到第一次的機體傷害之後所造成的神經上與血統上的變態病症的慢性繼承者，這些神經上與血統上的變態病症，對於這個家族的每個人，又隨着環境之不同，決定了各種情感、欲望、情欲，即一切屬於自然和本能的人性的表露，而這些表現的具體事實，也即是一般所謂道德和罪惡。至於歷史方面，他們都是從平民階級出發，由於下層階級在社會整體中進展時所接受的這種本質上具現代性的衝動，他們散布到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去，他們高升到各種地位；並且借着他們各個人的種種特殊變動生活遭遇，他們便可叙出全部“第二帝政時代”——從“政變”的

阴谋一直到“塞当”<sup>①</sup>的叛国。<sup>②</sup>

自从三年以来我聚集了这部浩大著作的史料，并且甚至把现在这第一本已经写好，而在拿破仑三世帝位的倾覆到来的时候，便也就对于我的著作供给了可怖的和必需的结局——拿破仑三世的倾覆是我以艺术家资格所需要的，而且我向来总觉得必然的是这幕戏的收场，但我却还不敢希望是如此之快呢。这部著作，从今日起，是完全的了；它是在一个有定的范围之中活动；它成为一个已死的朝代的图画，一个充满疯狂和耻辱的奇异时代的图画。

这部构成许多阶段的著作，在我的思想中是《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之自然史及社会史》。而第一阶段：《卢贡家族的家运》，假如要照它的科学的名称，是应该称为“起源”的。

爱米尔·左拉

一八七七年，七月一日，于巴黎

---

① 塞当：即色当。——编注

② 拿破仑三世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在一八四八年法国“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 (Louis-philippe) 王位倾覆之后，第二共和时代，被民众盲目地选举为总统。虽然他曾宣誓忠于共和宪法，他却利用革命党人的弱点，一些野心家的贪得无厌，阴谋建立独裁政治。而在三年之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之后，他便用武力解散议会，拘捕不少的共和党人及复辟王党，这即是左拉在此处所指的政变〔史称“十二月政变” (Coup d'État de Décembre)〕，亦即他的《卢贡·马加尔家传》的开始的时代。这次的阴谋政变，虽然引起全国的共和党人的护法反抗，尤其是巴黎和南方各地 (Le Midi) 曾有剧烈的内战，但终于被拿破仑三世用武力压平，结果他建立了独裁统治，而在次年他便更进一步称帝，即所谓“第二帝政” (Second Empire)，以别于第一世的“第一帝政”。他的统治从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七〇年。在一八七〇年因为想立武功以转移人民反对的视线，同时又不量力地想争霸欧洲，他同普鲁士宣战。而在当年九月一日，他被普鲁士军队包围在“塞当” (Sédan)，他怯懦地投降而被俘了。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的结果，“第二帝政”崩溃，法国的第三共和国始得建立。——译者

# 第一章

从朴拉桑城南面的罗马门出去，过了城厢的头几所房子以后，在妮司大道的右边，有一块儿广阔的荒地，在当地被称为圣密特广场。

圣密特广场是一块儿长方形的土地，有相当广大的面积，它一直伸张到平接着大道的便路，只有一长段衰草把它们分隔。在它右边，有一条末端是不通的死巷，死巷上面有一列破屋，就点缀在广场之旁；在左边和紧底的那一面，它是被两段布满青苔的墙垣所封闭，在那些墙垣之上，人们可以望得见大地产的麦胡昂农庄的桑树的高枝，麦胡昂农庄的进口是在下面一点的城厢里面。广场的三方面既是这样被封锁了的，所以它好像一个不通任何地方的散步场，而也只有散步的人们在上面穿行。

在昔日，那里是一座坟场，置在密特圣者的保佑之下的，圣密特，他在当地是很被尊崇的一位朴若昂司<sup>①</sup>省区的神圣。在一八五一年，朴拉桑的老人们还记得曾经看见这个在许多年中便是关闭着的坟场的耸立的墙垣。已经超过了一世纪之久，那土地是被人填塞死尸进去，在那时充溢着死的恶臭；所以，人们须得在城市的另一端去开辟一块儿新地域来作埋葬之用了。被废弃了之后，旧坟园在每年春季一面满布着深色和繁茂的植物，一面便自行清洁。这块油润的土地，掘墓人已经不能够在那上面偶施一铲而不翻出一点死尸碎片的土地，是有一种异常的肥沃力。在五月的降雨和六月的阳光季节之后，人们从大道上得见高出墙上的草尖；在里面，是异常灿烂的一片深暗的绿

---

① 朴若昂司：现通译为普罗旺斯。——编注

海，上面缀着许多大的花朵。在下面，在密挤着的茎秆的影子之中，人们嗅到在蒸腾和渗漏浆液的湿润的污泥。

这块土地的奇特产物之一便是生着弯曲枝干和奇怪胞结的梨树，而它们的巨大的果实是没有任何一个朴拉桑的主妇愿意采摘的。在城市里，人们说到这些果实时总带着厌弃的神态；但是城乡的顽童们却没有这种细致情感，他们成群地，在午后，当黄昏之际，爬上墙垣去偷窃梨子，甚至还在它们未成熟的时候。

草木的强烈生命很快地便吞没了圣密特旧坟场一切的死亡；人类的腐骸是被花朵与果实贪馋地嚼食，而后来在人们沿着这个垃圾场走过的时候，便只能闻到野郁金香的刺鼻的香味了。这仅只是经过几个夏季的事。

在这个时候，城市想起了从这个酣睡无用的城市公有地产里面来取点利益。人们把沿着大道和死巷的墙垣拆毁了，把草木和梨树拔去了。后来人们便开始迁移坟场。把地面掘开数公尺深来搜寻，而在一隅，把土地所愿退还的剩余骸骨堆积着，在差不多一个月之中，那些哀悼梨树的顽童们，用脑盖骨来当滚球玩；有些开恶意玩笑的人，在有一晚上，拿些大腿骨和胫骨悬挂在城市里每个叫铃的绳子上面。这个朴拉桑至今还保留着记忆的可耻事件，一直到人们决定去把骨堆抛进新坟场里所掘的深坑的那一天才停止。然而在省区里面，各种工程是在一种拘谨的迟慢状态之下进行的，所以在一个整星期之内，居民们间隔久久地看见，唯一的一辆双轮榻车搬运人类的残骸，就像它在搬运石灰一样。最坏的事是这个榻车须得从朴拉桑的南端穿行到北端，而街道的坏石面又让它在每次颠动时要散落一些碎骨和肥泥块。没有举行一点微小的宗教仪式，只是一辆迟慢简陋的搬运车。城市是从来没有比这更呕心的了。

在许多年内，圣密特旧坟场的地面成了一个恐怖的东西。公开给一切来的人，在一条大道的边沿上，它仍旧是荒凉的，重新又为乱草

所侵占。城市最初无疑的是计划把它卖掉，和希望有人在上面建筑房屋，然而它却不曾遇到买主；或者骨堆和这个用一种噩梦似的沉重的固执态度在街上来来去去的孤独榻车的记忆会使人却步；或者这件事的原因，是须得拿省区人民的懒惰和他们对于毁坏及建筑感到厌烦来解释。总之，实际是城市保留了地皮，而且结果它甚至忘记了想拿来出卖的期望。连用一道篱笆去围绕它也不会，谁想进去谁就可以进去。而渐渐的，靠了年月的帮助，人们对于这个空旷角隅是习惯了；人们坐在边沿的草地上，人们穿过荒地，人们在那里憩息。当散步人的脚把地毯似的草地践毁，和踏平了的土地变成灰黑和坚硬的时候，旧坟场便与一个平得不好的公众散步场有些相像了。为了消灭一切可厌的记忆，居民们在他们的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变换了地面的名称；人们仅只愿保留了圣者的名字，并且也一样地把它加诸低陷在场地的一隅的死巷上面；这样的便有了圣密特广场和圣密特死巷。

这些是在很远的年代的事情。从近三十多年以来，圣密特广场另有了一种特殊的外表。城市，虽然对于从它身上取得一笔大利益是不大注意和不闻不问了，但却用一个微少的数目和给居住城厢的制车的人，把它用来作一个堆木料的场所。它到今日还是堆积着一些有十公尺到十五公尺的长度的巨大木条，成堆的各处各处地躺着，好像一些翻倒在地面的大捆的高柱堆一样。这些大堆的木条，这些像一种平行地放着的桅竿，从场地的这一端堆到那一端，对于顽童们是一种长久的快乐。在有些地方，有些木料是滑了下来，于是场地上完全像平铺着一种带圆条形的地板，人们在那上面须要用着神妙的平衡姿势才可以走动。整天的，成群的小孩们在做这个练习。人们看见他们跳越厚厚的木板，顺次地跨过窄狭的突出的棱角，曲膝骑在木条上面，这是变化多端的游戏，而且也通常是由翻倒和哭泣来结尾的游戏；或者他们十二三个人一起，彼此互相紧靠着，坐在一条离地面有几尺高的木条的细小尖端上面，他们用几点钟来玩着这种秋千。圣密特广场就是

这样的变成了休憩的地方，而在那里，最近这二十五年以来，城厢的顽童们常来摩擦他们短裤的底裆。

此外，过路的流浪人，由一种传统的习惯，选择这个荒僻地方来作暂时的居留之所的这件事，更完全地给予这角隅一种奇异的气象了。只要有一个这种包容着一整部落的转动房屋来到了朴拉桑之后，它便去安置在圣密特广场的里面。因此，场子是从来不曾空过；在那里，长久的有几帮行动奇异的人，几群褐色男子和干瘦得可怕的妇女，而在这些男女里面，人们也看得到一些在地面上转动的美丽小孩子。这群人不顾羞耻地过活，在露天之下，在人众面前烧他们的锅碗，吃一些无名的东西，展露他们穿孔的破布，瞌睡，打架，亲吻，发出污秽和贫困的恶臭。

死寂和荒凉的野地，在昔日在日光的炙人的沉默之中，只有黄蜂在那里围绕肥大花朵嗡嗡地哼叫的，现在便这样的变成了一个闹嚷的地方，充满了流浪人的争吵声音和城厢的无赖幼童的清脆叫声。一架锯木器，在一隅上解锯堆木场的木条，发出辘辘之声，它先发着微弱的低音，继续地响出尖锐的声音。这个锯木器是完全幼稚的：木块是安放在两个直立的四脚架上，两个竖锯木板的工匠——有一个在上面，身子就站在那木条之上，另一个是在下面，眼睛被落下的锯屑所遮蔽——他们在宽大和强硬的锯刀上施行一种往复不停的动作。在几点钟之内，这些工匠带着机械式的规律和枯燥在屈身动作，就好像一些有活动关节的木偶人一样。他们解锯下来的木板是沿着底墙排列成两公尺或三公尺高的堆子，而且是一块儿挨一块儿的，有规律地堆积成整齐的方形。这种方形木堆，它们常常是经过几个季节地停留在那里，被地面的杂草所侵蚀，是圣密特广场的美景之一。它们构成几条神异、狭窄和秘密的小径，它们可以通到一条更宽大的留在木堆和墙垣之间的夹道。这是一块儿人迹极少的地方，一带青草地，人从那里只能望见小方的天空。在这条夹道之内，它的墙壁是被藓苔封满，而



它的土地又好像铺盖着一张厚羊毛地毯，是还被强壮的草木和旧坟场的使人战栗的沉默所统治。人在那里感觉到这种死亡的愉快的温暖和隐约的气息在流动，这些气息是从被强烈的日光所炙灼的古坟中流出的。在朴拉桑的乡野里，是再没有一个地方比此地更动人，更波动着温暖、清静和情爱的了。在这里，正是谈恋爱的美妙之所。在从前人们迁移坟场的时候，一定是把骨骸堆在这角隅上的，因为直到今日，要是有人拿脚去探探湿草，还常常在那里拨出了头骨的碎片。

此外，也没有一个人再想到长眠在这些草地下的死尸了。在白天，只有小孩们在做捉迷藏游戏的时候才去到木堆的后面。绿草的夹道是永久未经开发和不为人知的。人们只看见堆满木料和尘土染成灰色的堆积场。清晨同午后，当阳光是微温的时候，整个的场地骚动着，而在这整个的喧闹之外，在游戏于木料之间的顽童们和在锅灶下面弄火的流浪人之外，升上木条的竖锯木料的工匠的干枯的形影是浮于半空之中，带着一种钟摆的规律的运动在来来往往，好像是为的调整从这个永久安息的旧场地新做出来的热烈和新颖的生活一样。仅只有老人们，坐在木条上面，在夕阳之下取暖，他们有时还互相谈论他们昔日曾看见的那些由神话化的榻车在朴拉桑的街上搬运的尸骨。

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圣密特广场是空了，变成废墟了，如同一个大黑洞一样。在里面，人仅再看见流浪人的薪火的将灭之光。间或有些黑影偶然地在黑暗的浓厚中沉默地消失了。尤其是在冬天，这个地方是更变成阴惨的了。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一个青年男子轻轻地从小密特死巷走出，掠过墙垣，走进堆积所的木条里面去。这是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日的初旬。天气是干冷的。月亮，在此刻正是满弦，有着冬季月亮所特具的清寒之光。堆积场在今夜不是像在阴雨的夜间那样惨淡的空寂，它是被广大的银白光浪所照耀，带着一种温柔的愁郁，偃卧在寒冷的沉默和静息之中。